

THE ZERO GAME

零度游戏

T H E Z E R O G A M E

国会中的秘密赌场、地下八千英尺处的绝密实验室、用中微子还原核反应……
离奇的想象在本书中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美] 布莱德·迈尔泽 著 卓文如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零度游戏

THE ZERO GAME

[美] 布莱德·迈尔泽 著 BY BRAD MELTZER

卓文如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 2004 by Forty-four Step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by Chong Qing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 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零度游戏/[美]布莱德·迈尔泽 著; 卓文如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7

书名原文: The Zero Game

ISBN 7-5366-7904-1

I. 零… II. ①布…②卓…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62535号

零度游戏

LINGDU YOUXI

[美]布莱德·迈尔泽 著

卓文如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特约编辑: 王 勇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52千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或010-85869377转8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惊险的情节要么发生在庄严的国会大厦，要么发生在地下八千英尺处，可谓每一个场面都充满了刺激和紧张！

——《纽约时报》

国会大厦、国会议案和国会要员竟分别是一场豪赌的地点、标的和赌徒，这些人们想像中的事件，在布莱德的小说中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人物》周刊

地下八千英尺处的废弃金矿，装备着尖端设备的绝密实验室，将这些看似丝毫不相关的事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所产生的惊奇和出乎意料，简直难以言表！

——《时代》周刊

在最为绝望的时刻，从最易忽视的细节之中找到极为细微的线索，以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惊险的故事，其效果只能是绝对地深刻、生动、令人惊奇！

——《今日美国》

阅读这部小说的感觉，就像是经历了暴怒后的极端冷酷……布莱德知道如何引发爆炸性的东西，使读者深陷于震惊中。

——《新闻周刊》

书中布莱德对人物心理的描述准确而细腻，这不仅使得作品更加生动、有趣，而且能够引人深思！

——《泰晤士报》

对于地下八千英尺处的生存状态，不具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和超凡的想像力的作家决然不能刻画得如此生动、逼真！

——《华盛顿邮报》

引人入胜的悬念和紧张刺激的情节，让读者禁不住去猜测将会发生什么，但接下来的情节又全部出乎猜测之外！

——《洛杉矶时报》

一起残暴的暗杀悄然而至，惊险和刺激突如其来，整部作品读来令人惊心动魄，甚至禁不住屏住呼吸……

——《出版家周刊》

一部惊心动魄的惊悚小说，无论看到哪个情节，你都会被立刻吸引，而且再也不愿放下！

——《书业评论》

1

我不属于这里，多年来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刚进国会大厦在国会议员科迪尔手下工作的时候还不是这样。但是现在，就连马里奥也烦透了每小时两百米的车速，天天如此，如果进了环道就更慢了。我在环道里蠕行了八年，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我们不该在这儿。”我在便池前说。

“你说什么？”哈里斯一边问道，一边在下一个便池前把裤子拉链拉开。他得抬起头才能看得见我。我身高六点四英尺，好似棵棕榈树一样。我低头盯着他蓬乱的头发。他知道我心里烦，但他总能让我平静下来：“好啦，马休，没人会注意面前的标识。”

他以为我担心的是卫生间的事儿。这一次他错了。我担心的是议会大厦会员席对面卫生间的门上写着几个字“会员专用”——国会议员或者别人，反正不是我们——但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明白，再高级的会员也不会阻止两个普通工作人员进他们的专用卫生间撒泡尿。

“不是卫生间的事儿”，我对哈里斯说，“我说的是国会。我们再也待不下去了。到上周为止我在国会待满了八年，但我这八年有什么可骄傲的吗？我的办公室必须跟别人共用，上周我的议员上司故意反对副总统的提议，只不过是害怕自己的照片上不了明天的报纸。我现在三十二岁了，这一切对我来说再也没有乐趣了。”

“没有乐趣？马休，你以为这一切是为了让你觉得有趣吗？如果罗拉克斯听见这话，还不知道他会怎么说你呢！”他用下巴指了指我职业装翻领上的苏斯博士（美国最著名的童话作家）的罗拉克斯领针（来自苏斯博士的一个童话故事《罗拉克斯》）。他总是知道怎么说服我。那是我刚开始在科迪尔议员手下研究环境问题时，五岁的侄子送给我这个领针，以便告诉我他是多么地为我而骄傲。“我是罗拉克斯，我是树的代言人……”他记得我给他读过的书，一句句背给我听。现在他十三岁了。对他来说，苏斯博士只是个儿童作家，而对我来说，这个胸针虽不值多少钱，但每次看到那上面罗拉克斯蓬松的红胡子，我还是会被触动。

“这就对了，”哈里斯说，“罗拉克斯总是为正义事业而战。他为树木奔走呼告，虽然这也许并不好玩。”

“大家本来就不该开始这项事业。”

“这个回答可太不罗拉克斯了。”他唱歌似的说道。“你觉得呢？”他转过头问一个老年黑人男子，那个人坐在我们背后的椅子上已很长时间了。

“我从来没听说过罗拉克斯。”拉鲁随口回答，他的眼睛还盯着门上的那台小电视，里面正在播放C-SPAN电视台（美国国会频道的有线时政频道，专门播放美国参众两院的政策研讨实况）的节目。“不过我一直很喜欢苏斯博士的动画片《大象荷顿听到一声胡》。”他把目光移向远处，说道：“聪明的大象……”

哈里斯还没来得及撒尿，卫生间的弹簧门被撞开了，一个穿灰色西服打红色领结的男人闯了进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来：是议员恩尼马克，来自科罗拉多州，白宫办公室主任，国会中工龄最长的成员。在白宫这几年他什么都见过了，从废除种族隔离到红色恐慌，从越南战争到水门事件，从莱温斯基丑闻到伊拉克战争。恩尼马克急急忙忙把外套挂上衣挂，就冲向后面的小隔间，他并没留意我们。我拉上裤子的拉链也不怎么想再见他。

“我说的就是他。”我低声对哈里斯说。

“什么？他？”哈里斯也低声问我，指了指那个隔间。

“这可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哈里斯。不打声招呼就这样走了我们该感到万分遗憾的。”

“可是人家正要方便呢……”

“打个招呼总可以吧？”

哈里斯扮了个鬼脸，指了指拉鲁——拉鲁正把电视的音量调大。不论哈里斯想要说什么，反正他不希望别人听了去。“马休，不是我说你，其实你不愿意跟他打招呼就是因为你觉得他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不好。”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中了。去年从木材、石油和核能行业收受竞选赞助最多的就是恩尼马克。他可以一边在俄勒冈造势、在大峡谷挂广告牌，一边投票支持用幼海豹的皮铺满他的整个花园，只要他认为这能为他带来金钱。“即便如此，如果我还是个二十二岁、刚出校门的小青年，也许

可以做到伸手打个简单的招呼。我告诉你，哈里斯，八年过去了——我已经没这个兴趣了。”

哈里斯还站在便池前，不过已经停止动作。他眯着绿色的眼睛打量我，又是这副恶作剧的表情，我们俩还在杜克大学上学的时候，他这副挤眉弄眼的样子就曾害得我在大街上被抓进警车。“行了，马休，这儿是华盛顿，尽情玩乐的地方，”他讽刺道，“你只须知道去哪儿玩。”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他就突然伸出手来，把我领子上的罗拉克斯领针一把抓下来。他瞥了一眼拉鲁，接着盯住了恩尼马克挂在衣架上的外套。

“你想干什么？”

“让你高兴起来呀。”他说。“相信我，你会觉得很好玩的。不骗你。”

又来了。不骗你。哈里斯的口头禅——通常预示着他又要惹麻烦了。

我用手肘摁下冲水键，哈里斯直接用手去摁键，他好像从来不怕把手弄脏。“如果我把这个别在他的领子上，你怎么奖励我？”他小声说道。随后，便拿着罗拉克斯领针朝恩尼马克的外套走去。

“哈里斯，别玩了……”我轻声说，“他会杀了你的。”

“打个赌怎么样？”

从隔间里传来抽纸的声音，恩尼马克快出来了。

哈里斯冲我笑了笑，我伸手想拉住他，他灵巧地躲开。在政治斗争中他也这么灵巧。一旦认定了目标，什么也挡不住他。

“我是罗拉克斯，马休。我是树的代言人。”他说这些时笑了起来。看着他踮起脚尖慢慢朝恩尼马克的外套移动，我忍不住也笑了。一个拙劣的恶作剧，但如果他成功了的话……

我收回我的话。哈里斯从没失败过。他二十九岁时就受聘于一位议员成为最年轻的主管，三十五岁的时候就没有人动得了他，究其原因也正是这一点。我敢发誓，即使听他说话要收费也还是有人要听的。而我作为他的老同学，可以免费享受这一切。

“今天的天气预报怎么说，拉鲁？”哈里斯朝那位擦鞋先生喊道。拉鲁坐在靠近瓷砖地板的椅子上，从他那儿看过来，刚才发生的一切一清二楚。

如果换是别人，拉鲁很可能就在外面嚼舌根了。但是对哈里斯他可

不这样。“天气很好，阳光普照。”哈里斯把头伸向隔间。“不过，一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啦……”

哈里斯对他点点头算是表示感谢，然后紧了紧他的领带。这条领带，据我所知，是从地铁的小贩那儿买来的。身为史蒂文斯议员手下的主管人员，他本该打扮得更体面一些，但是哈里斯从来都不屑于作秀。“对了，拉鲁，你的胡子怎么啦？”

“我老婆不喜欢，她说那太像伯特·雷诺兹（美国男演员）了。”

“我早说过你不适合留这种胡子，试试庞帝克火鸟（美国乐队）或别的。”哈里斯说。

拉鲁笑了，我摇摇头。美国政府的创立者把立法权一分为二，一份给了众议院，一份给了参议院。我在众议院，国会大厦的南半部。哈里斯在参议院，国会大厦的北半部。南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亏得哈里斯还记得我们擦鞋匠脸部特征的最新变化。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感到惊讶。哈里斯向来不对别人摆政治家的架子，不像这座大厦里走来走去的那些怪物。也许是某种天分——他是理发师的儿子，因此很会来事儿。大家都喜欢他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每进入一个房间，那些议员们总是围上来，他一进餐厅，那些服务员都会多给他一勺鸡肉的原因。

哈里斯已经够到了恩尼马克的灰色西服，他把西服从衣架上取下，把衣领翻出来。这时身后响起冲马桶的声音。我们赶紧退回去，哈里斯手里还抓着那件西服。我们还没反应过来，隔间的门就打开了。

如果我们是新招的员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吓得要命了。还好我及时镇定下来——哈里斯的冷静感染了我。我鼓起勇气，几乎想也没想，隔间的门一打开我就冲上去挡在了恩尼马克面前。我要为哈里斯赢得哪怕几秒钟的时间。问题是，恩尼马克走得太快了。

他根本连头都不抬一下就从我身边绕过去了，他是那种一辈子都在尽量避免与人打交道的人。他离开了隔间，径直朝衣架走去。我不敢设想如果他发现哈里斯拿着他的衣服……

“议员先生……”我无奈之下开了口。他没有减速，我只好跟着他。但是当我再一次拦在他面前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西服已经好端端地挂在了衣架上。卫生间的右边有冲水的声音。哈里斯正在水池里洗手。他对面的拉鲁把下巴顶在手掌上，手指捂着嘴，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 C-

SPAN,他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说。

“你说什么?”恩尼马克说。他把西服从衣架上取下来搭在手臂上,我看不到衣领,也不知道领针究竟别上了没有。

我瞥了一眼哈里斯,一副平静得快睡着的样子,绿色的眼睛半眯着,浓黑的眉毛低垂下来。也许只有日本人看得懂他这副表情吧。

“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恩尼马克重复了一遍。

“我们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哈里斯赶过来救场。“真的。见到你很荣幸。对吗,马休?”

“对的对的。”我说。

恩尼马克听到奉承话连胸都挺得更高了。“我很感谢。”

“我叫哈里斯……哈里斯……”没等恩尼马克问,哈里斯先自我介绍了。离开水池后,哈里斯就像研究棋盘一样打量恩尼马克,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与恩尼马克的谈话中免得被动。

恩尼马克伸出手去,但是哈里斯不接。“对不起,我的手很湿……”他解释道。“对了,议员先生,这位是马休,他在科迪尔议员手下做内政拨款。”

“那太遗憾了。”恩尼马克带着虚伪的微笑握了一下我的手。岂有此理。他没再说话,抖开西服,把一支手臂穿进袖子。我试图找到领针,但是没有。

“祝你愉快,先生。”哈里斯说。他看着恩尼马克把另一支手臂也穿进袖子,把外套套上,整理好。当外套的另一半翻到他胸前时,我的眼前一闪,在他另一半领子上戴着一个小小的美国国旗领针……还有我的罗拉克斯,那上面苏斯博士的眼睛正在朝我微笑。

我向哈里斯示意,他抬头看了看我,最后终于笑了出来。我在杜克大学上一年级的時候,哈里斯上二年级。是他引荐我进入大学生联谊会的,几年之后又是他给我在国会介绍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曾经是我的良师益友,现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看呀,”哈里斯对恩尼马克说,“我看到您戴着伐木业徽章呢。”

我扭头看拉鲁,他正盯着地面强忍住不笑出声来。

“啊……对……”恩尼马克恼怒地说,一边在衣服上搜寻着。他急着结束与我们的对话,离开卫生间,顺着大厅走向众议院那层楼。我们都

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走出卫生间。

“什么伐木业徽章？”我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

“我告诉你，好戏在后头呢。”哈里斯抬头看电视，还在播C-SPAN。一天的工作又开始了。

“我要告诉罗西。”拉鲁冲出卫生间，“哈里斯，他们迟早会找上门的。”

“那可要看是他们聪明还是我聪明了。”哈里斯对着关上的门说。

我笑个不停。哈里斯接着看C-SPAN。“你注意到没有，恩尼马克上完厕所没洗手。”他问我。“可他居然还跟你握了手。”

我低头检查自己的手，赶紧去水池冲洗。

“快看……”哈里斯叫起来，指着电视屏幕。“这是最精彩的一幕。”

屏幕上，议员恩尼马克迈着他惯有的老牛仔步伐，走向讲台。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如果聚光灯方向正好的话——你会发现罗拉克斯领针像小星星一样在他胸前闪耀。

“我是恩尼马克议员，我代表科罗拉多州人民的利益。”他在电视上说道。

“太搞笑了。”我说，“我以为他要说他代表树木的利益呢。”

哈里斯没笑，我觉得有点意外。他挠着下巴问我：“感觉好点了吗？”

“当然——怎么啦？”

他靠在墙上，眼睛一直没离开过电视。“我说的果然不错。游戏已经开始了。”

“你说的是什么游戏？”

“就像这样的游戏。”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

“我不懂。”

“唉，马休，一切都在你面前呀。”他带着一丝少见的宾夕法尼亚农夫腔调。

我认真地盯了他很长时间，挠了挠后脑勺。我比他高一头。但他仍然是我在这个地方惟一敬佩的人。“你说什么呀，哈里斯？”

“你想不想玩下去？”

“那要看玩什么了。”

哈里斯从墙边站起身，微笑着走向门口。“相信我，这将是你一生中最有趣的游戏。不骗你。”

2

六个月之后

我向来很不喜欢九月份。冷清的八月份一过，国会大厦又开始人潮涌动。选举之前国会议员们的心情通常都很不好。而且十月一日是所有拨款法案通过的最后期限，往年这个时候，一分钟都要当两分钟用。不过这个九月，我没怎么感觉到烦躁。

“世界上还有比熏肉更不健康的食物吗？”我一边问着，一边穿过国会大厦装饰华丽的走廊，推开B-308室的门。墙上的电子钟发出两声巨响，像是对我的回答。众议院投票的时间到了。投票开始了，我也该开始行动……

我毫不迟疑，在挂着手织苏绣的墙壁处左拐，径直走向我们的服务台。服务台的小姐是位黑人，总喜欢把一大把钢笔夹在她灰白的头发上。“嘿，罗克珊，你的午餐来啦。”我把两袋热腾腾的热狗放在她的办公桌上。拨款委员会会有很多专业人士，但其中参加内务拨款委员会的专业人士只有四位，我是其中之一。而对于罗克珊身边的专业人士，我却是惟一的一个——我知道她喜欢吃肉。

“你哪里弄到的这些东西？”

“肉制品协会分的。你不是说你饿了吗？”

她看了看热狗，又盯着我。“你最近怎么啦？走了桃花运了？”

我耸耸肩，眼睛盯着她办公桌后面的小电视。这座楼里大部分的电视都调到了C-SPAN频道——直播今天的选举。这台也一样。我注意到记卡上什么也没有，支持和反对的声音还未响起，还早呢。

罗克珊顺着我的目光也朝电视望去。我赶紧扭头。不……可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你没事吧？”她问我，估计我的脸一下变得煞白引起了她的怀疑。

“能没事吗？现在我的胃里全是死牛的味道。”我拍了拍肚子。“我说，特蕾斯还没来吗？”

“她在听证室。”罗克珊说，“不过有人正在你桌旁等着你呢。”

走进摆着四张桌子的大套间，我愣住了。罗克珊该知道这儿的规矩：此时我们桌上到处摊着文件，这种情况下任何外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屋子，特别是在我们开会前的这段时间——此人肯定不寻常……

“马休？”有人用浓重的北卡罗莱娜口音喊我的名字。

……难道是我认识的……

“来，给你最爱的游说员一个热烈拥抱。”巴里的声音从我桌旁的椅子上传来。他的金发总是打理得有型有款，身上穿着笔挺的斜纹西服——都是他的那些大客户送的，唱片公司老板、电信业巨头，还有肉制品协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闻到热狗的味道啦。”他玩笑着说道，已经朝我走来。“我早说过，免费食品总有奇效。”

每天穿梭于国会大厦里的游说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的，一类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你是空降兵，那说明你和议员有直接联系。如果你是从基层做起，那说明你的关系都在工作人员之中——比如上同一所大学，一起庆祝了最近的两个生日，或者每个月一块出来喝次啤酒等。不过巴里今天来找我，我敢说公干的成分比叙旧多。巴里比我年长几岁，他一向与哈里斯更亲近。

“怎么样？”他问。被我猜中了。巴斯特纳公司的游说员都知道自己的客户只想要两样东西：渠道和信息。巴里来找我算是找着了渠道，他现在的目标是另一样东西。

“一切正常。”我说。

“知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完成法案？”

我看了看其他三张桌子，都是空的，很好。那三位同事早就与我不和——科迪尔接管内务拨款以后安排我替换了他们以前的那位工作伙伴，从此我在这个圈子里就被孤立了。我可不想让他们看见我跟游说员在一起。当然，巴里也是个例外。

巴里坐在我桌旁，一只手肘支着桌面。桌上堆着山一样的文件，有关我们资助的所有项目的会议纪要也在其中。要是能得到这些资料，无论花几千还是几千万美元，巴里的客户都会心甘情愿。而这一切只在巴里左边四英寸远的地方，近在咫尺，唾手可得。

但巴里看不见。他什么也看不见。上帝是公正的。这位患有先天性

青光眼的青年成为了国会大厦里最年轻有为的说客。

我走向自己的桌子。巴里无神的蓝眼睛仿佛在注视着空气，但他的头随着我的脚步声而动。从小就接受训练，他的听觉特别灵敏。我手臂的挥动，一进一出的呼吸，甚至鞋踩在地毯上的咯吱声他都能一一捕捉。上大学时，他养了只叫“瑞根”的导盲犬，他跟女孩子约会，瑞根帮了大忙。但在国会，太多陌生人喜欢摸这只狗的头，巴里烦不胜烦，只好把它送人了。这些日子，他一直依靠一根白色的拐杖走路，要不是这根拐杖，他可能早就摔得爬不起来了。或者，用巴里自己的话来说：政治才华与视力没有关系。

“十月是第一道坎。”我告诉他，“大部分工作我们已经差不多做完了。”

“你那三位同事呢？他们也一切顺利吗？”

他真正想知道的是谈判的进展。他可不是傻瓜。我们办公室四个人一起制定内务拨款法案，每人负责自己专业的那一块儿。拨款总额是两千一百万美元，除以四，每人可掌控的拨款就是五十多万美元。这才是巴里的兴趣所在。其实整个拨款委员会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政府的支出买单。

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为外人所知：议员有权力通过一项法案，但是没有拨款委员的批准，法案的资金就没有着落。比如总统虽有权签署法令为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免费注射疫苗，但是为那些疫苗付款还得指望拨款委员们，只要他们不同意，总统的免疫运动声势再浩大也是一场空。在国会曾经流传一个玩笑，说美国国会其实是三党鼎立：民主党、共和党还有拨款委员会。虽然这条规矩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巴里却牢记于心。

“他们都还顺利吗？”他问。

“当然，都没什么可抱怨的。”

墙上的钟响了，我打开文件柜上的电视机。C-SPAN 的画面立刻出现在屏幕上，巴里循声转过脸去。我又看了看选票比分牌。

“比分是多少了？”他问。

我卖了个关子。“你说什么？”

他顿了顿。可怜的青年，左眼是颗玻璃球，右眼是一片浅蓝色的浑

浊，想要从这双眼睛读懂他的心思实在不容易。即便如此，他的声音却不带一丝伪装。“记分牌上的比分现在是多少了？”他又问。

我笑了，仍在研究他的神情。说真的，如果他跟我要什么把戏我是一点也不会吃惊的。不，收回我的话，我可能还会吃惊。哈里斯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允许让另外的一个人知道这游戏，哈里斯让我知道了，如果巴里也知道了，那就是别的什么人让他知道的。

希望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想，我又看了看比分牌。我只在乎有多少人赞同多少人反对。屏幕上的比分是：三十一票赞成，八票反对。

“离结束还有十三分钟。三十一比八。”我告诉巴里，“很明显是一边倒啊。”

“意料之中。”他全神贯注地听着电视里的声音。“像我这样的盲人都早就看出来了。”

巴里最爱开这样的玩笑，我也忍不住笑了。但我脑子里老想着哈里斯说的那句话：这个游戏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参加者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听着，巴里，我一会儿再找你行吗？”我抓起我的会议纪要。“特蕾斯在等我……”

“你自便。”他说。他从不硬来，这就是一个优秀的游说员具备的素质。“一小时以后我再找你。”

“那——好吧，不过那时候我可能还在开会。”

“那就两小时吧。三点行吗？”

再次收回我的话。虽然他一再控制自己，但还是表现出了焦急。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这样。每次我们去参加派对之前都要接到两次巴里打来的电话。第一次他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第二次他还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哈里斯说这是盲人的过度自我保护，我称之为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不管这到底是什么，巴里总是努力防止别人把他抛在脑后。

“就这样定了，三点我们再谈。”他说完就跳起来，径直走了。我合上笔记本将之夹在腋下，像夹个篮球似的走进隔壁的听证室。房间里还是那张大圆桌和两张靠墙的黑沙发，黑沙发是人多的时候当作加座用的。我扫了一眼，发现墙上多了一台小电视，没等我开口说话——

“你迟到了。”特蕾斯说道。她已经坐在圆桌边了。

我不禁向外半转过身体，几乎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来这儿。“我该带

点热狗来才对哈？”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吃肉。”

如果哈里斯在场一定会狠狠地回敬她几句，而我只能尴尬地干笑着。

特蕾斯靠在椅背上，双手叉在胸前，那样子真让人讨厌。她三十六岁，比我至少多六年的工作经验。她这种人，明明是自己来早了却总是怪别人来迟了。奇怪的是，她那微微发红的头发，深绿色的眼睛，配上脸颊一层淡淡的雀斑，有种孩童般的纯真。当然，现在这个房间的焦点是那台电视，但我不敢对它表现出太多关注，只好斜着眼睛看。四十比十。看来形势很好。

我从桌下拉出一张椅子，坐在她对面。这时房门被推开了，另外那两位同事终于到了。一个是乔治亚，一个是艾拉。艾拉留着环保型的山羊胡，稀稀疏疏（被特蕾斯戏称为“男人的第一把胡子”），蓝色衬衫的袖口卷过手肘，他显然做好了辩论的准备。乔治亚正相反，今天穿着一套藏蓝色的标准职业装。她为人谨慎保守，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总是喜欢跟着特蕾斯亦步亦趋。

他们进来时每人手上都揽着一堆打满各种记号的文件，看见我们，马上找位子坐下。艾拉坐在我旁边，乔治亚坐在特蕾斯旁边——四位“临时议员”就座。我代表众议院的多数派，艾拉代表众议院的少数派，桌对面的特蕾斯和乔治亚代表参议院。虽然我和艾拉分属不同党派，但是众议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为抗击共同的敌人——参议院，可以摒弃前嫌。

包里的手机在振动，我掏出来一看，是哈里斯发来的消息，黑色的电子字闪着：“在看吗？”。

我瞥了一眼特蕾斯背后的电视，八十四比四十一。

噢！我的目标是反对票低于一百一十票，现在这么早就达到四十一了，真不妙。

“怎么办？”我快速地敲下手机的键盘，在桌子底下回了条消息给他——免得给参议院的两位同事看见。还没来得及发出去，手机又振动了——新消息。

“先别慌。”哈里斯说。他真是太了解我了。

“可以开会了吗？”特蕾斯不耐烦了。我们之间的争吵已经持续了五天，人人都想摆平对方，今天是第六天了，不过特蕾斯也知道这场战争

不可能结束得太早。“上次谈到哪儿了？”

“科德角（马萨诸塞州南部的钩状半岛）。”艾拉回答。我们四人像参加速读比赛一样，立刻把面前那一百多页的文件过了一遍，参议院和众议院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就了然于心了。上个月众议院通过一项议案，为科德角海岸的生态修复工程拨款七十万美元，当然这只是众议院的一厢情愿，因为一星期之后，参议院也拿出了一套东西，对这项修复工程一个子儿也不给。本次会议就是为此召开的：在分歧中寻找共识——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谈。只要会上双方达成一致，修改后的议案立即送回两院作最后审批。两院通过了同一个议案，就可以送至白宫给总统签字，之后立即产生法律效应。

“减少到三十五万美元你看怎么样？”特雷斯开出价来，希望我能接受一半的拨款。

“成交。”我心里暗笑，其实她可以再吝啬一点，我原本连二十万美元都没敢指望。

“那么接下来谈谈马里兰的切萨皮克（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城市）。”特雷斯马上说道：这是下一个项目，我低头看了看那份表格，参议院建议为平息切萨皮克的动乱拨款六亿美元，而我们的版本里却对此只字不提。

特雷斯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她愿意在科德角的问题上让步了。这个建议是她的上司——蒂德参议员提出来的。这位蒂德先生和我的上司科迪尔先生同为内务拨款委员会的主席。我们这儿有句俗语，说主席就是红衣主教。红衣主教想要什么还能得不到吗？针对马里兰项目的争论最终只能是不了了之。

现在在国会里只要是安静的房间，其情景必定是相同的。也许胖得像肥猫一样的议员正在烟雾缭绕的里间踱着步苦苦思考，算了吧。四个国会工作人员坐在明亮的会议室里，没有一个议员在场，就这样做出了“香肠”，就这样决定了美国银行里所有存款的去向，其中包括每个美国公民缴纳的税款。哈里斯总说真正的影子政府（由国会中反对党议员组成的机构，目的在于监视政府行为）是工作人员，我觉得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腿上的手机又开始振动。哈里斯的信息很简单：恐怖。

我又瞟了一眼电视。一百七十二票赞成，六十四票反对。